

文学的选择

吴亮 / 著

新 / 人 / 文 / 论

纪念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文学的选择

吴 亮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的选择 / 吴亮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9
(新人文论丛书书目)
ISBN 978-7-5675-2543-6

I. ① 文… II. ① 吴… III. ① 小说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9254 号



总策划 余英时 黄育海
项目编辑 许静 陈斌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8.25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543-6 / I · 1250
定 价 32.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再版序言

李庆西 黄育海

许多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一九八四年冬天在杭州举行的小范围座谈会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何等重要意义。许多人把那次座谈会称作“杭州会议”，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专门提到了那次会议。其实它有一个更正式的名称，叫做“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现在看来“创新”这个字眼似乎平淡无奇，可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有着相当实际的理论指向，也即如何突破带有历史主义框架的“工具论”的神道设教。

会议的三位主要策划人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时为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负责人，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杭州举办会议，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浙江的作家和出版单位对文学新思潮开始有了深度介入。当时我们二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评论界正在发生的变革引起我们极大兴趣，本社刚刚出版了青年学子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我们亦将目光投向上海另外两位青年评论家吴亮和程德培。我们开始意识到，那些具有颠覆性的话语方式将整个儿地改变文坛面貌。于是，出版一套“新人文论”丛书的构想渐渐浮现

在我们脑子里。在八十年代中期，京沪以外的地方出版社能够接触的作者资源还相当有限，正当我们苦于书稿难觅之际，在家门口召开的“杭州会议”不啻送来一个极好的机会。

作为会议合办方浙江文艺出版社（另一合办单位是杭州市文联）参会人员，我们全程聆听了会议座谈，有幸见证了那场叙事话语革命的头脑风暴。也许，寻根文学发轫，先锋小说崛起，都可以追溯到当日的讨论。毋庸置疑，那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聚会之一。当然对我们来说，一项实际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众多思想敏锐的作家和评论家，使我们构想中的“新人文论”丛书有了明确目标。记得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余人，其中作家有茹志鹃、李陀、郑万隆、阿城、陈建功、韩少功、陈村、李杭育等十几位，而评论家阵容亦颇耀眼，有李子云、徐俊西、周介人、鲁枢元、黄子平、程德培、蔡翔、许子东、陈思和、吴亮、季红真、南帆等人。我们的组稿对象是那几年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们，后来进入“新人文论”阵容的作者差不多有一半都在那次会上。在“新人文论”之外，我们还趁势组约了作家韩少功的一本文论集。会议空隙中的几番忙碌，使我们这套丛书俨然有了像样的规模。

“新人文论”丛书融合了文学批评、文学史与理论探讨几方面内容，对象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新时期文学”）。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概念之前，我们这套丛书的基本构架已经按照打通现当代的思路来做了（九十年代以前，现代与当代文学尚分属不同学科），这是我们后来感到颇为得意的一点。其实，并非因为我们亦同样具有与那些研究者相似的学术眼光，而是当时的理论语境

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感受到的批评与研究潮流本身就是重新寻找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这项工作具体做起来自有分工，当时我们二人兴趣更多集中在与当代文学相关的理论问题，从书中侧重现代文学的几种，大多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编辑铁流先生的劳绩。

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间，“新人文论”丛书先后出版了以下十七种：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版收入丛书）、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李黎《诗与美》、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殷国明《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李劫《个性·自我·创造》。本来计划中还有陈思和一种，后来因故搁浅，一直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事情。

概而言之，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映照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我们至今认为，近世以来在中国人撰写的文论著作和批评文章中，此前尚未有过这样的精神视野和理论探索之勇气。因而，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文艺学研究，对于当代创作乃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都有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愈显其原创文本的经典性。

现在看来，这套丛书也许尚有某些不足，当时作为“新人”的作者大多处于学术起步阶段，日后他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乃至整个

研究路径可能有重大调整，甚至亦难免“悔其少作”的自谦心态。然而，已经成为文学史记忆中的这套丛书，如今仍然以其原初的文学理想昭示着可贵的探索精神。三十年过去了，当日的种种话题有些已经成为理论共识，有些则布下了日后形成学术歧见的“草蛇灰线”。当文学乃至人文精神式微之后，重读当年“新人”之作，自有“温故而知新”的精神感悟。我们认为，“新人文论”之重要性大抵可归纳为这样三点：

一、首先是理论突破性。丛书作者突破了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思想禁锢，关注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确立了文学的主体价值。在努力探寻艺术规律的同时，引入其他人文学科理论因子，改变了以往文学批评的单一话语方式，并将研究目光导向文化 / 文明范畴。

二、新一代评论家和研究者的成功崛起，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在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这个新的群体势必带来一种多元化局面，打破了长期以来科层化的文艺研究部门的政策性垄断。这些作者将个性化思维代入五四新文学以来累积的问题意识，亦改变了旧有的创作研究格局，昭示着体制性文艺学开始走向瓦解。

三、印证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风气。这套丛书有十三种是作者出版的第一本书（仅王富仁、赵园、王晓明、李劫四种为作者第二本书）。经历了三十年岁月磨砺，当初的“新人”如今绝大多数成为国内评论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其实，绝非编辑者有多么高明的人才眼光和学术前瞻性，八十年代绝对不像现在这样崇拜权威与名家，那是人文领域难得的容纳创造性思维的年代。

鉴于上述认识，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出版“新人文论”丛书，

不仅是一种纪念，亦是为着赓续三十年前的创造——三十年前的一九八四年，难道不是仍给我们留着思想的门缝？一九八四，在乔治·奥威尔的书写中是思想禁锢的标识，而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是某种自由叙事的开端。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与技术原因，这次再版未能联系到初版十七种的全部作者，其中周政保、李黎、李劫三种只能暂付阙如。另外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原先因故未出的陈思和一种，终于能够得以补入。因而，这次再版的“新人文论”丛书是十五种。再版的各书除个别有所增补之外，我们只订正了文字舛误，另外由作者本人加写了一篇再版后记，其他一概按初版原貌刊印。

丛书再版得到十五位作者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忱支持，以使我们的想法再度得以实施，所以在此附记一笔，以申谢悃。其他要感谢的人士很多，不能一一具述。

二〇一四年九月记

批评与描述

——代序

吴亮：

知道你的第一本集子《文学的选择》即将出版，我感到十分高兴。但是，约我来写序，却又使我惶恐。我虽然比你年长，但是在精神探索的行程中，我却常常愿意抬起头来，看看你的表情。这倒并不是说你的学问已很深，而是因为你往往能够活泼地运用自己所拥有的那些学问。有时，我觉得你的脑袋里好像有一架飞转的磨盘。磨盘里的料不一定很多（不是吗，如果料加得过多过猛，磨盘反而阻塞，难以转动），但不停地飞呀，转呀，磨槽里满溢着新鲜的浆汁——当然，其中可能还掺杂着没有完全被碾碎的东西——涌动着，还带着生命的馨香，是多么诱人啊！

我很同意你的观点：批评即选择。我相信，一个从不需要选择，任何作品拿来都能洋洋洒洒地加以评论的批评家，决不是严肃的有眼光的批评家。你不是那样的批评家。据我观察，你只有在理智上明确地意识到，主体能够确认或者赋予客体某种价值时，才对客体进行评论。因此，你的评论是有局限的。其局限在于主体的社会价值意识过强，有时，它会超越主体的艺术感觉这个中介，而直

接笼罩作品。这样，你有时会偏爱某些艺术性不太强的作品，而对另一些本来应该予以重视的作家与作品，却由于主体条件方面的某些障碍，未能在评论文字中作出应答性的表现。我觉得，主体条件的局限，有些是可以克服的，例如属于学识修养与人生经验方面的局限，可以通过年岁的磨炼来克服；但属于主体心理素质方面的局限，似乎颇难改变。照我看来，无可奈何地保留自己的某些局限要比表现出自己毫无局限更为可爱。因为，存在局限是真实的，而毫无局限则是伪装的。在这个世界上，恐怕人人都有局限。

其实有局限才有自己的优势。当你能够验证面对的作品本身是自己经常保持的各种经验的一部分时，你往往就文思喷涌，激扬评论。依我之见，评论不仅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描述，任何评论都是对评论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但描述也有两种：一种是仅仅限于作品写在字面上的东西，将能够为任何读者都看得见的文字进行分类、归纳，对作品进行调查性的描述；另一种描述则要超越视觉，而于字面以外求之，透过文字表面，把握到作品的内在结构与弥漫于其间的“生气”。你的许多评论就属于后一种。例如，你从张弦的部分作品中发现了反映特定时代历史运动的“圆圈”；你从高晓声的某些小说中捕捉住了“向哲学靠拢的信息”，并且指出高氏哲学的特点是“裤腿上将永远有着使人难忘的乡下佬的泥巴”；你还从张承志晚近的作品中觅得了“自然”、“历史”、“人”三把钥匙，去打开这些小说内在境界的大门。你所作的这些描述，似乎比较浓重地带着评论者主观的意向与色彩，但又总是在某个角度与某个层次上近似所评作品的结构与功能，因而仍不失其艺术评

论的科学性。

文学，可以说是作家试图用语词来把一种缺乏语词的情境状态创造出来；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座由思想、情绪、意象构成的复杂的建筑；文学作品内部的这些相互交叉的联系，又同外部环境中的政治、经济、道德、民俗等系统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不断运动着的立体的“网络”。因此，面对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评论者完全可以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选择不同的角度与侧面，去建立自己与他人不同的描述模型。这些各各不同的描述模型是相互补充的，其总和就构成了对某一个文学原型的相对完整的总体认识。但是，这并不是说一切对作品所进行的合理的解释都是等值的。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这一切都同评论家本人的各种素养与他洞察事物的能力、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我这几年做编辑的体会，感到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需要具有力度。评论家的力度，具体说来就是穿透力与爆发力。我们在阅读作品时，首先感觉到的是一个一个接踵而来的形象。这些形象实际上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被联结在一定的“磁场”之中，于是，这些形象本身也就成了不断向外扩展到达其他形象的一种关系。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同实际生活一样，并不是一个形象的简单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个部分、各种人物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相互渗透、相互映照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缺乏穿透力的批评家，往往将自己的描述仅仅停留在那凡有正常阅读能力的人都可感觉到的一个个单个形象身上。而具有穿透力的批评家，则不仅看到那一个个可感的形象，而且还“看到”那联结一个个形象的“磁场”与“关系”，即把握到艺术作品内在的秩序与意

义。我这样说，并不是一概排斥那种专门对作品中的某一个形象进行分析的评论文章。我只是想说明，要分析某一个形象，首先要找准他的“位置”。对一个艺术形象的认识，应该开始于找到与之邻近相关的对象，开始于对“他”与其他形象之间联系的确立。认识的过程，也就是列出“他”与“他们”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我们所能把握到的“他”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越多，那么对“他”的认识也就会越充分。而要达到这一深度，就需要评论家具有“于无字处求之”的穿透力。我觉得，你对这个问题还是悟得比较早的。你在去年上半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文艺评论应该运用比较的方法、综合的方法，要用宏观的眼光来研究当代文学，实际上已经从方法论上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不过是想补充说明，研究方法问题也不是孤立的。它同批评主体的条件联系在一起。是否能够运用某种方法，或者是否能够成功地运用某种方法，这就要看批评家本身的力度了。

除了穿透力之外，还有一个爆发力的问题。我觉得，你的《自然·历史·人》一文是富有爆发力的，以至于有位同志说，你是借了张承志的火，点燃了自己的烟卷。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我想大概是由于文学作品本身具有二重性的缘故。文学作品的意义，对于所有的接受者来说，它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它在所有的接受者面前，表现为自己独立的存在，因为这时它的意义是由社会造就的。例如，作品的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字义、词义、语义，以及这些字义、词义、语义在社会意识形态这个大系统中运动时所产生的意义，这些都是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阐述为转移的，因而是超个体的。但是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

这种超个体的客观意义，一旦为每一个具体的接受者所吸收，一旦纳入到了接受者个体的内部意识系统中，它就会产生另一种隐蔽的运动，即原本客观的意义就会同接受者个人过去的经验、气质、心理定势等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此时，原本超个体的意义就会被接受者的心理活动感性化、具体化、主体化、个性化，因而意义就变为涵义。具有爆发力的评论家，决不会把自己的任务仅仅停留在正确地说明文学作品的意义，而是要以自己的感受、理解去创造性地阐述文学作品给予他个人的个性化的涵义，并且通过个性化涵义的阐述来揭示其客观的意义。我记得有位艺术家说过，作品应该包含有思想，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引起同代人与后代人多少思想。那么，我们能不能这样说，文学评论家应该说明作品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他应该结合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验发挥出更多的思想。而发挥，就需要爆发力。当然，我并不主张完全离开作品本意而漫加发挥的“评论”，所以我认为爆发力必须与穿透力结合起来，相互协调，相互制约，以穿透力控制爆发力，以爆发力加强穿透力，达到动态地理解文学作品这样一种境界。评论文章一旦进入这种境界，它就会给读者以“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的艺术享受，不知你以为然否？

正是有感于穿透力与爆发力之重要，以及获得它们之艰难，所以我觉得你今后还必须继续注重在自身主体条件方面的积蓄与锻炼。力度来源于丰厚的积蓄，力度也来源于反复的锻炼。我希望你在文化背景方面，进一步丰富自己（例如，除了保持对西方古典与现代哲学的兴趣外，还可进一步扩大对我国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了

解)；在人生观念方面，进一步提高自己——人生的目标是一个在过程中不断变化着的集合，因此，如果太拘泥于某一个点，往往不能全面把握人与人的行为；在艺术情趣方面，进一步陶冶自己（你往往过于理性地对待艺术）；在文风方面，可以少一点机灵，而多一点机智。机智与机灵有时似乎难以区别，但机智比机灵更高。机智有时会呈现出大智若愚的风貌。我相信你也能走到这样一种境界。因为文风往往是作者内在心境的自然流露。年少气盛，难免口若悬河。随着内在心理环境的成熟，文风也会发生变化，就像悄悄地成熟的稻穗，渐渐地把昂起的头沉下来，枯质的外衣裹着饱满的果实。当然，成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决不能勉强自己成熟。我的意见不一定全面，仅供你参考。

周介人

1985年2月23日

目 录

批评与描述 周介人 1

——代序

回忆与文学 1

好奇心与文学 9

儿童艺术的启示 17

痛苦

——文学创作的内驱力之一 26

文学家的胆与识 31

“典型”的历史变迁 40

生存在社会心理中的典型 53

文学与消费	62
文学的未来	74
什么是文学读者？	78
对文学确定性的寻求	
——文学批评中的几个认识论问题	83
批评即选择	96
综合：研究当代文学的一种途径	100
内在的文学批评	110
文学批评与文采	119
变革者面临的新任务	124
从乔光朴到傅连山	133
从概念走向形象	140
王蒙小说思想漫评	144
张弦的圆圈	155
并非难解之谜	
——关于高晓声的变化	165
再说高晓声	179

谌容：另一种印象 190

李杭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论“葛川江小说”的当代意识 197

自然·历史·人

——张承志的世界 202

两代人的延续

——读《迷人的海》 214

再生与永恒

——读《北方的河》 219

王安忆与她的《命运交响曲》 223

评《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 228

后 记 240

再版后记 243